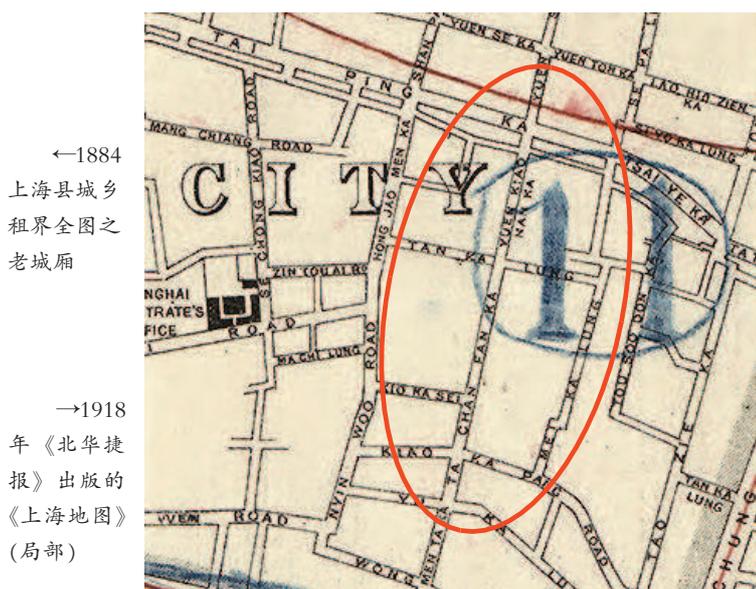




←1913
实测上海城
厢租界图之
老城厢(局
部)



←1884
上海县城乡
租界全图之
老城厢

→1918
年《北华捷
报》出版的
《上海地图》
(局部)

◀ (上接2版)

都未有明确描述。

嘉庆《上海县志》中有两条重要的信息：徐光启宅在太卿坊；徐光启祠亦在太卿坊。同时，徐光启宅有建筑“后乐堂”、“尊训楼”；嘉庆志言存，同治志言毁。徐光启祠则有崇祯年间赐额的“王佐儒宗”。细究嘉庆志及后代所修志书语句，有一点颇值得注意：既然嘉庆志首言太卿坊已废，那么为什么又是嘉庆志首先著录徐氏宅、祠，又著录徐氏宅、祠是在“太卿坊”？

考嘉庆县志及最为相近的同治志中提到“太卿坊”时的表述，除了上述与徐光启相关之外，都集中在地名的指示，如下：

- 1、乔家栅。在小蓬莱东南，东通太卿坊。(嘉庆志)
- 2、乔家栅，太卿坊西，至永安桥。(同治志)
- 3、麦家街，太卿坊西。(同治志)
- 4、徐光启宅，在太卿坊。(嘉庆志)
- 5、徐文定公祠，在太卿坊。(同治志)

通检历代《上海县志》志文提及太卿坊处，其实非常有限，最主要的就集中在“太卿坊”与“太卿坊西”这两种表述。这些

志书中提到的位置，在老地图中的位置如图所示(见上图)：

根据老地图所示，“太卿坊”周边形胜可以一目了然；其中“乔家栅”和“麦家街”两条小弄堂，都通地图中的“太卿坊大街”，与大街同属一个街区内，那么，“徐光启祠”应该就在这区域内。

但是，在嘉庆、同治修志年间，著名的“太卿坊”里坊实际已经被废，而这两志中频繁提到的“太卿坊”，当与沈瑜所建的那个里坊，已无直接关系，虽然其地址可能重合。此处县志中出现的指代方位的“太卿坊”一词，甚可能就是今天旧地图中的“太卿坊大街”。这样也就能解释上引“乔家栅”、“麦家街”、“徐文定公祠”等位置描述具有相当的合理性：“乔”、“麦”两条弄堂在街西；文定公祠堂也当为沿街而设，这都与清代地图标识相仿。因为徐氏族中是有在旧宅中立祠堂的习惯，徐氏桃园别墅中就设了文定公的别祠，那“徐光启宅”不出意外也应该就在祠堂附近的太卿坊街边。

知道徐祖宅与祠堂都临太卿坊街，那接下来同光时代的“太卿坊街”究竟多长、是否

与今天的光启南路一致，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这条今名“光启南路”的街道，于清代怎么分段命名，仅通过方志我们无从知晓，不过幸好晚近地图给我们留下了线索。从上海县城内最重要的河流肇嘉浜上的阜民桥，即“县桥”南向一直到大南门附近，就是今光启南路故道。但清代从县桥南下至唐家弄附近一段，曾名“县桥南街”。唐家弄在此分东西两段，而此处结界旧为流水，西通薛家浜，水上有桥，名“鬲水桥”，又作“塌水桥”，此路以南一段名为“鬲水桥南街”。从地图上看，此街南接太卿坊街，两街分界似不易探知，但至少地图上“麦家街”处，已是太卿坊街段。太卿坊街南抵薛家浜，有座广济桥，俗称“陈箍桶桥”，此桥下薛家浜段又称“乔家浜”，也就是今天乔家路的前身。过了此桥往南，不出一里就是大南门，这段路名又换作了“南门大街”。

上引有些地图似取乔家路滨南顾家弄，为太卿坊街与南门大街分界，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大疑案：“太卿坊街”究竟南段延伸到哪里，是乔家浜上的广济桥，还是顾家弄路口，今自乔家路至顾家弄段光启

南路，明清时代究竟是属“太卿坊街”，还是“南门大街”，若要彻底实锤确证恐怕得等更多的材料刊布。不过有一点，城南薛家浜作为城中最重要的“五大水系”之一，是上海县城南重要的里巷分割线，在其未被填河筑路前，无疑是这里最有资格作为太卿坊街与南门大街的天然分界。

这一悬案，正好困扰到徐光启祖宅的定位。从方志记载来看徐光启祖宅与祠堂，都位于太卿坊街沿街，大概率两处相连或即为一处。今对照地图所绘，已知徐光启祠堂就在太卿坊街的麦家弄至乔家浜区段内。今天存疑的“九间楼”建筑群，则在薛家浜河南岸，也就是“太卿坊街”南侧存疑段。若“九间楼”原有建筑紧贴今光启南路者，亦有可能为“太卿坊街”沿街建筑。如此，两处疑似徐氏祖宅，若光从旧志对照地图的结论，似乎仍不足以定讞；徐光启祖宅并非“九间楼”的定论也不易就此推翻。

2、“居第之右”

另一条线索，为徐光启曾在崇祯年间接待并安顿南京而来的意大利传教士郭静居，

还在自己太卿坊“居第之右”，建了一座天主堂(清初上海知县涂赞所记)。关于那座天主堂的信息和位置，早期材料都非常简略，且多沿袭徐骥编乃父《文定公行实》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等材料(见李天纲增补《增补徐光启年谱》所引)，且多语焉不详，只知道那座上海第一的天主堂，坐落在徐光启宅西，而且还知道那里的空间非常有限；因为到了崇祯十年，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潘国光(Francois Brancati, 1607—1671)主持上海教务后，“以旧建堂卑隘，瞻礼者众，不足以容”，不得不另觅场所，终在徐氏后人的帮助下，于今天的城隍庙东、梧桐街处，新建了一座教堂“敬一堂”。这座堂址屡历经替，但仍保存至今，建筑内部气势恢宏。环视今存敬一堂周围，亦嵌于城厢里坊之间，并非想象中一片开阔之地，然已颇让明季之潘国光满意，可以想见之前徐宅西侧老堂的空间有多么逼仄了。

今天所知徐文定公祠在乔家栅以北、太卿坊大街西侧，亦即大概率徐氏祖宅所在地，此处再往西便是“鸳鸯厅弄”与

(下转4版) ▶